



高三·一班 赵旭亮

“腹有诗书气自华”，古人的看法是将文气与人格相结合的。所以我们大可不必纠结值不值得背诵古诗文，相反，我们应该看重的是如何在学习古文经典之中得到突破。

“文质彬彬，然后君子”，有时候很难想象古人的苛求，似乎抹杀了他们的可爱，然而细细品味，又会为他们伟大的人格与光辉的才气折服。诗歌是作为一种形式来表现他们纯粹的自我的：或沉郁，一心系于君臣、百姓两端；或浪漫，花间月下，举杯傲世；或冲淡，丛菊几朵，流云入袖。读诗，便是寻找与我们灵魂最相似的那一份自信。

五千年的历史携着看不完的动容而来，我们读诗该是寻觅自我的旅程。有一颗自由的心，不愿被纷繁的世事惊扰，就该读李白，该听一听“黄河之水天上来”，不然何以知道你的心到底会有多远。自然，若有一颗安天下的心，就该读一读杜甫，“致君尧舜上，再使风俗淳”。始终心忧苍生，该读一读鲁迅，“寄意寒星荃不察，我以我血荐轩辕”……你读不尽五千年，但你可以找到和你一样坚持某种信仰的自我，读他们，也读自己。

我们正在一步步远离诗歌，娱乐性的认知充斥着我们的追求，仿佛山林中乍起一层雾霾，前不见人迹，后又无影踪。但千万别迷失，闭上眼睛，去聆听你曾经为之倾情的一首首诗歌，你终究会寻找到方向，你会大声吟诵它们，走出雾津，走向属于自己的远方。

孔子曾庭训孔鲤：“学《诗》乎？”我们也应当自问：学诗乎？不是为人群中出口即篇，也不为将来在冷室中一一注解诗文而终成大家，只为寻找到一个自我，一个丰富、深情、不为时光左右的自我，将自己活到整个历史长河中去，而不是局限在匆忙的年月，忙生活，从而失去自我，失去信仰。

曾经渴求过抱几卷书，寻一方静谧，鸟归声不绝，落日余晖，炊烟孤冷，我仿佛走进了王维的诗境，又仿佛走着孟浩然的古道，这是我的信仰，诗歌中摇曳着平淡的芬芳。不读诗，你何以知自己？

我们都一样，都平凡着，或许想慨叹自己却只是几声呜咽。别怕，有诗在，你可以大声成诵，可以低眉浅吟，那也是你自己，你信仰的化身，一字一句诉说着无限的可能。

简评：本文是一篇文质兼美的议论性散文，层次分明，结构清晰，从读诗就是在读另一个自我谈起，论述了诗词涵养心灵的重要作用。全文娓娓道来，从容不迫，语言洗练顺畅，显示了较为深厚的文字功底。

指导教师：李仁卿

风帘弄影，残月飘香，微风吹开亮月的眼睛，空中荡起如月的霜花，婆婆的树影斑斑驳驳，夜，万籁俱静……我手捧着儿时与爷爷的照片，踽踽独行于河畔小径，没有再忧伤，没有再彷徨，怀着一颗坚强的心。

飘渺的回忆渐渐拼接，记忆中从我咿呀学语开始，爷爷便为我哼着摇篮曲，伴随在我左右，教我走路，叫我识字。

时光不饶人，“红了樱桃，绿了芭蕉”。渐渐地，爷爷已近花甲，而我也长大，可儿时的依恋却从未改变，总喜欢依偎在爷爷怀里，听他颂刘禹锡“沉舟侧畔千帆过，病树前头万木春”的坚忍不拔；惋苏轼“枝上柳绵吹又少，天涯何处无芳草”的悲秋感伤，叹荆轲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不复还”的悲壮决绝，品《诗经》“青青子衿，悠悠我心”的相思之苦。每一次都会从爷爷那里汲取很多“露水”，每一次，都享受着爷爷带给我的爱与快乐。

岁月的尘封已是亦然，一晃又是数年，爷爷浑身已没有多少肉，干瘦得像山间的枯藤。沟壑纵横的脸上，有一双饱经风霜却依然深邃澄澈的眼睛。一双手长满了老茧，褶皱的皮无力地“耷拉”在这枯树上……自己如同秋日的槐树一般，褪去了往日的光泽，不再给我讲诗，不再为我哼小曲，但却爱我依旧。

生命很脆弱，爷爷生命的花朵，在三年前枯萎了：不留一丝芬芳，不带一方泥土，便这样悄无声息的退出了我的世界。临终前，爷爷告诉我：不必忧伤，人这一辈子，有始必有终，要我坦然面对，他不想看到我流泪，看到我懦弱，他会心疼，会牵挂！

我强忍着眼泪，心想：爷爷只是去了另一个世界，他会在另一个世界看着我，我不能辜负了他的期望，不能让他对我多年的教诲付之东流，我要坚强！我要勇敢！

这一刻，我选择坚强。“从哪里跌倒，就从哪里站起来！”手握照片。渐渐地，雨落烟霭，花落成泥。视线逐渐变得模糊，远方朦朦胧胧。但，心却永远不会迷茫，怀着一颗坚强的心，一直走下去。

这一次我选择坚强，即使心灵历程如一片孤舟，我却依然如初……

简评：过去与现实无缝衔接，事件与情感水乳交融。引用恰当，比喻生动，文质兼美。

指导教师：张润仑

这一次，我选择坚强

高一·八班 关楠菲

孔家沟——永不褪色的记忆

高二历史备课组 孔令周

近日读孔方兄散文《有个村庄叫孔家沟》，一时叫人思绪万千，浮想联翩，甚至心潮涌动，夜不能寐。我与方兄是发小，儿时常钻一被窝，多谈文学事，兄之文才，少年时已见端倪，文章常获老师赞赏。又凭执拗性格，多年坚持不懈，而今在外做了编辑，兄之才，我自愧不如。我性懒散，好随遇而安，自做教书匠以来，虽屡有文字冲动，但终因进取心不足，而未能下笔。今读兄之文，往事历历在目，多年的冲动似又被唤起。切齿之余，做此文以和之。

或许是到了怀旧的年纪。近年来，多有在外地工作者回乡省亲，从他们的言谈举止中，看不出衣锦还乡的自豪，抑或是商海弄潮之后的炫耀，而更多的是对乡亲的怀念和对亲情的眷顾。外面的世界很精彩，但也很无奈。风景名胜处处诱人，但我们永远是匆匆的过客；都市生活奢华、绚丽，

但也多雾霾和喧嚣。唯有乡愁，是对童趣和亲情的无比怀念，是现实生活之外的一份心灵慰藉。兄之文感人至深，能唤起多数人的共鸣，原因不正基于此吗？

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，粮食短缺，物资奇缺，能吃饱者，十室不足一二。还记得那时吃过饭还得舔碗吗？馍馍渣、饭粒如掉在地上，是要遭大人们责怪的，说是丢掉会遭罪。酒瓶子是断不可丢弃的，或装油盛醋，或摆在桌上当饰品。谁家外地人来了，我们总是急匆匆地追了去，愿望很简单：看能不能赏块糖吃。青黄不接时，外出讨饭是常见的事。二爷外出讨要，走时总带上孩子，说是有孩子不肯给，他经常光脊梁背个箩筐，手里拿着打了好多补丁的上衣，人们问他为什么不穿在身上时，他说：肉磨烂可以长，但衣服烂了就再也没了。

还记得我们拔猪草、烧

麦穗、复洋芋之事吗？家里穷，我们很早成了劳动力，除农忙时当小帮手外，拔猪草是必干的，玉米叶割得额头疼，胳膊腕、手心、肩膀常被勒得好酸，布满一道道血丝。还得经常抬或担水，咱们那个泉坡好长好陡，歇几歇才能上来。我还放过几年羊，拾粪的事你肯定也干过，你有过那玩意是一种“奢望”的感受吗？那天点真背，愣是一个下午和它失之交臂，空着篮子不敢回家，怕受责怪，在邻居家墙角处躲了半夜，不知何时回的家。

生活是有点艰辛，但这终究归大人担带的事，我们从不缺少欢乐。拔猪草前，打扑克是最快乐的事，买不起扑克牌，就用硬纸片画一幅，如有新牌，那我是打不上的，我手上汗多，常受“歧视”或被责令先洗手再说。夏天到了，那时的暴雨好象真多，一发大河，石板处和前河坝坑是我们游

泳的好去处。身上的陈垢是被洗掉了，但换来的却是满身的泥糊印，头发被粘得一绺一绺的，两个眼睛略带血丝，似乎分外明亮，好不容易找处清水涮涮，但眼角处、鼻孔里、耳洞里难免有残留物。还没通电的时候，天一黑没事干，便打起了土块仗，同村的或与邻村的，一番追逐和嚎叫之后，不知谁输谁赢，时常有受伤的，但那不算什么，自己处理一下完事，从不告诉家人，待精疲力竭后，各自回家进入了梦乡。后来通电了，有了电影，我们从不辞辛劳，一个村一个村的去看，有时还连个二场。若是暖和天，两只鞋一脱，放在地上，屁股一坐，双手抱膝，定能看它个津津有味。或许是受战争片的影响，我们挖起了地道，有一次竟通到了人家的坟地。木大刀、红樱枪、链子枪一时成了我们时尚的玩具；站岗、放哨代替了装爸妈、走亲戚，成为我们新的游戏；“走狗”“汉奸”“八格牙路”成了我们的口头禅。

我们也时常偷自家的鸡蛋和大人身上的毛毛分钱。一个鸡蛋卖八分，能买四块糖，麻子、葵花是用酒盅、瓶盖

舀，一分、二分、五分皆可买。可气的是那个麻胖老汉，他手颤，一盅麻子到我们手时，已被他摇落了许多。那时水果很少，只是个别人家有，他们借此换些零花钱，每当果子成熟的时候，他们便加强了防范。为偷果子，我们用尽了心机，他防我退，他疲我动。最经典的，要算那次偷杏了。那晚，你我和孔君三人睡到一块，合谋等人家睡熟了下手。正摘得起劲，忽听门咣当一响，走出两个人来，一人端着灯盏，一人手拿木棍，原来是女主人和她侄儿。我们被困在了树上，我当时是吓坏了，还是你调皮，故意把腿往下一伸，等木棍抡过来了，又迅速把腿收回，“咣”一声木棍打在了树上，如此三四下。他们在树下坚守，我们一时脱不了身，还是你机灵，一把杏扔过去，打在他们脸上，灯也被打灭了，我们趁机溜下树，逃之夭夭。第二天早上，人家找上门来了，说是摘了杏还关了大门，我们说，杏是摘了，但确实没关过门。后来得知，门是有红关的，他是那天早上天快亮时先关门，后摘的杏。

这就是我们的少儿时代，苦涩中透着欢乐。从崎岖小路，到田间地头，从农家庭院，到溪旁坝（转2-3版中缝）